

《利马索尔》是以色列作家伊沙伊·萨里德的第二部希伯来语小说，英译本于2010年11月在美国出版。或许因为近年来政治惊悚类小说颇受读者喜爱，也或许因为这本小说令很多人联系到2010年震惊世界的迪拜暗杀事件，尽管作者本人认为不过是离奇的巧合，但《利马索尔》已由希伯来语译成多种语言出版，受到读者的追捧。

书中主角，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审讯专家——“我”，伪装成想创作小说的成功投资商，接近以色列女作家达芙娜，试图通过达芙娜接近她的情人、阿拉伯作家哈尼。哈尼对摩萨德特工们来说是招险棋，是用来暗杀他儿子的鱼饵。他的儿子曾是以色列人的囚犯，出狱后成为一恐怖组织的凶狠

赫姆 —— “我”的顶头上司，虔诚的犹太教徒，忠诚于国家与信仰，对“我”的关爱似乎超过了上级对下级的赏识。赫姆精通审讯术，优雅之下若隐若现的是凶残暴力；父爱般的关怀藏着冷酷。

希吉 —— “我”的妻子。对“我”的工作漠不关心，从不过问，甚至憎恨“我”从事的职业，曾劝说“我”共赴美国，远离她所认为的肮脏审讯，最后两人之间的纽带只剩下孩子。

尤塔姆 —— 达芙娜和哈尼的儿子，曾经在美国学习艺术，缺乏爱的孤独压抑和达芙娜的丈夫使尤塔姆染上毒瘾，无法摆脱，给达芙娜带来数不清的烦恼。

哈尼 —— 背景复杂，同时兼有数种身份：“我”的目标，加沙的男人，达芙娜的情人，阿拉伯激进诗人，恐怖分子的父亲，因其作品带有煽动性而被永久驱逐出以色列，后又因其子成为以色列情报机构迫切捕杀的对象而被当做诱饵接回达芙娜的身边。虽然半生潦倒，又身患绝症，但仍能心怀美好愿望，以善良纯洁的目光看待战乱纷扰的国家。

阿扎里亚 —— 曾是以色列王牌部队戈兰尼旅的老兵，四处追杀尤塔姆的毒贩，连警察都畏惧的势力令他极度自恋张扬，自认为曾在美国资助过颓废的尤塔姆，并遭到后者忘恩负义的背叛。

励。达芙娜说，如果换作是她，在摘取拉比时代^①的香橼之前，会先写写这些事，从中选材。

“对我来说这些挺没劲的。”我说。所有的记忆仿佛被染成了灰色和深蓝色，显得乏味无趣。

“首先，你并不需要什么故事，”她继续引导我，“只需要在细节方面多加磨炼。你想要浓墨重彩肆意挥洒，画出汉尼拔^②战斗的恢弘场面，可你要先知道怎么画一匹马。”

“你觉得我能画好马吗？”我问。

“试试无妨，”她说，“我现在还不确定你能写到什么程度。”

她留了作业，是初学者的写作练习，描写一个蛋壳儿的小作文。出门时我又问她是否要我帮忙，我建议她换把门锁，我还不想提出那套现成的解决方案。

达芙娜微笑着，纤瘦的双手握着我的一只手和没带戒指的

① 拉比时代 (The Rabbinic Period)，此处指犹太教发展的其中一个阶段。犹太教是一种不断发展、进化的宗教，它历经了圣经时代 (The Biblical Period)、前拉比时代 (The Pre - Rabbinic Age)、拉比时代 (The Rabbinic Period)、中世纪 (The Middle Ages)、过渡时期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解放时期 (The Emancipation) 及现代犹太教 (Contemporary Judaism) 等发展阶段。拉比 (Rabbi)，是犹太人中的一个特别阶层，主要为学者、老师等智者，在宗教中也扮演重要的角色，为犹太教仪式的主持。

② 汉尼拔 (Hannibal)，迦太基 (Carthaginian) 将军，生卒时间为公元前 247 年至公元前 182 年，曾在第二次布匿战争 (Punic War) 中取道阿尔卑斯山多次击败罗马军队，但未能攻下罗马城。

纳粹余党^①的好日子，告密者数不胜数。但现在我只有一双手，一个纸袋子，一副手铐，也没时间能在这个地下室让他受尽折磨。他必须要开口说话。我的手机又在口袋里震动，我低头看看，是希吉打来的。

“我马上回来。”我对年轻人说，然后走出接电话。

希吉的哭泣声从电话里传来，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好半天她才说她一晚上都没睡，孩子一直在吐，还发着烧。“现在呢？孩子睡了吗？”我问。

“现在是睡着了，不过我不是因为这个才哭。”她说，然后又接着哭起来，我没法听清她在说什么。

“好啦，如果没什么要紧事儿，我们以后再谈。”

我感到胸口突然堵得厉害。

“你什么时候能回家？”她问。

“工作一结束就回来。”说着，我已经打开审讯室的门。

“那是几点？”

“等我们逮到那个打算把自己炸上天的人。”我说，接着关掉手机，走进室内。

^① 南美洲追杀纳粹余党，指摩萨德（Mossad，以色列情报和特殊使命局）1960年在南美洲追杀逃亡的纳粹高官阿道夫·艾希曼。艾希曼是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人，被称为“死刑执行者”。

赫姆摇摇头说：“他还在外逃窜，很显然，皮带是早就绑在身上的。我们一无所知的一个新帮派正在操纵他，而且设防周密，我们毫无头绪。”

“事实是，最让我忍受不了的是没能从他嘴里掏出来一点儿有用的话，然后我就那么结果了他。”我说。

“如果你不行，没人能行。”他说。

“你错了，我不适合干这个。让我烦心的还有很多事儿。像这样的情形，你被迫使用暴力。我就是被逼无奈，可我没想过杀死他。”

“你并没有杀他，快丢掉这个念头。”赫姆说。

是他们到学校来招纳的我，他们之前做过调查，知道我在军队情报处待过。我懂阿拉伯语，显然还有几封不错的推荐信。他们知道不少事儿，譬如，我那时的思想动态，因为当时聊的是新获得的和平，要保护它是重中之重。我犹豫不决，并未留下多深刻的印象，但是赫姆坚持又在咖啡馆里见了我两三次。“你就是我们需要的人才，”他说：“不是那种鲁莽冲动只想着爱国的人，你没有那种残暴。我要的人不会去仇恨阿拉伯人，我个人以为，你能够爱护他们。”我们又聊了聊拉宾^①，

^① 拉宾（Yitzhak Rabin），以色列政治家、军事家。1974年至1977年出任以色列总理；1992年起再次出任总理，直至1995年被刺身亡。

播，他举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①，摇着旗子，还有那些宣扬分裂的演讲。我知道那座犹太教堂，我有一些朋友就在那儿做礼拜。他裤子上挂着祈祷用的角缨，看起来是个遵规守纪的耶路撒冷男孩儿。想到他在我眼皮底下晃了三天，却未被逮住，我简直要疯了。我们连他们的一根汗毛儿都没碰到，就是这些始作俑者，他们清楚整件事情。”

“你想让我先审谁？”我问。

我们是在耶路撒冷，因此审讯室更具特色，高级了不少。天花板高高的，墙壁是精美的石头切割而成。赫姆又派了个年轻人给我；这人剃了个光头，皮肤泛着油光。在带进犯人前，我们把审讯流程安排妥当，并分配好各自任务；这一次，我尽量按规则行事，虽然规则从来不管用。

坐在对面的家伙和我杀死的犯人截然不同，他的胡须修剪得整齐时髦，衣着考究，头发不知抹了什么，也打理得光彩照人。我讨厌他，因为他就像个拉皮条的。我和年轻人说话时，他耳朵很自然地转了过来，凭这点，可以马上断定他懂希伯来语。我低头翻看下文件，上面写着 90 年代时他曾因非法组织集会被判入狱两个月，但从那以后便销声匿迹了。

^① 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是“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的一种别称，也是一种使用极为广泛的枪械，俄文全称 *Автомат Калашникова*，简称“AK”，其设计师为卡拉什尼科夫。

然后他停顿了一下，似乎给我留个缝隙让我插进来，参与审讯。

我没做声。到目前为止，他干得不错，干吗扫他的兴呢。

“上次你是什么时候和他说话的？”年轻人问。

“我实在记不得了，可能一个月前，或者两个月前吧。”

“那么，如果要我说，你前天和他联系过，对吗？你知道是前天是几号吧？”年轻人走近坐着的犯人，皮带扣子几乎蹭到他的脸。

“我当然知道，但并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犯人说。他开始和我们要花样了。

年轻人一把抓住犯人的衣领，直到听到衣服撕裂的声音，接着单手拽着他，猛地一提。年轻人很魁梧。“快点儿说实话，否则我整死你。”他说。

犯人咳了起来，双手乱摆，急忙说：“是真的，我说的全是实话。”一面用阿拉伯语咕嘟着什么。

年轻人看看我；我纹丝不动，就像坐在剧场里看话剧一样，但我却入不了戏。他打开门，叫守卫进来把犯人双手向后铐在椅子上。又是这套，我心中暗想。

这时，年轻人向我走来，脸上的油光闪闪发亮。他低声说：“现在我需要您，我觉得他是全局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或许知道还有哪些人企图在这个地区行动。”

微笑着说。

“嗯，看看你对我做的好事，”我也笑了，“你得把我手砍了，这样我才不会再打人。”

“不能说没有类似的想法，”赫姆说，“我们从人权委员会收到一封信，就是这么建议的，当然，只对你一人，我们还拿回了铡刀。”

赫姆在我对面坐下来，硕大的身躯仿佛填满了不大的房间，接着谈到那件事逐步紧迫，因为部队情报部门带来极为不乐观的消息。“父亲什么时候能从加沙过来？”他问。

“后天，医院已经全部安排妥当，和那位女士也谈妥了。”我答道。

“和她谈的一切还顺利吧？”赫姆问，“她提了什么条件？”

“她想让我救她儿子？”

赫姆试图放松一下受过伤的腿。“她儿子怎么了？”

“都是大麻烦，主要是毒品。他还欠一些罪犯大笔的钱。”我说。

“你打算怎么救他？”赫姆问。

“一点头绪也没有，我从没见过哪个吸毒的能真正戒掉毒瘾。”我答道。

“那你为什么要答应她？”赫姆接着问我，椅子在他的重压下嘎吱嘎吱地叫。

我企图找个借口。“不是我能说的算的。”我说。

“那是谁说的算？”他轻声问，好像觉得这事儿挺逗，“我还以为你们是掌控生死的神明呢。”

“我只不过是……”

“一个无足轻重的小职员。”病房负责的医生接过我未说完的句子，然后叹了口气。

他穿上白大褂，准备去查房。

“没有我们，他一样会死。”我试图说服他。他的同情对我尤为重要。“没人愿意收留他，他在加沙已经是奄奄一息。我们没法为他们自己造成的后果负责。我说这个并非指责他们的领导人偷了我们提供的数十亿钱款，可至少他们能用这钱建个不差的医院。”

“那还有待商榷。”医生说着站起来走到墙上的小镜子前，正了正丝绸领带。“你们要我们做些什么？”

“医生……”

“他看起来并不像能拖着个炸弹在身上随处乱走的人，”医生说，“我听说他是个诗人。他能够给你们什么？”

“还是个不错的诗人，顺便说一下。”我说，“如果你喜欢，我可以给你带本他的书。他把自己的作品翻译成希伯来语。”

“我怀疑是否有时间看，现在太忙了。”病房负责人说，

出生时，他正处于‘公义^①’引领之下。他做什么事都极为认真仔细，发自内心，意志坚强，可不仅仅是要给谁留下深刻的印象，绝不是。后来，我们就不再去探望他了。他隐没在耶路撒冷的某个小巷里。我生尤塔姆时，他在医院待了10分钟，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毕竟，你一定得知道这些，你了解这一切吗？”

“他再没回来过吗？”我问。

“最后他回来了，”她说，“孩子那时已经长大成人。他身无分文，回来就是为了吃饭睡觉。他竟然没去教堂施食处而是来敲我的房门。他的牙全掉光了，内心堕落，病恹恹的，当我发现他指使尤塔姆去替他买毒品时，就把他轰出了家。这以后，他辗转去了德国，报纸上说他戒了毒恢复了健康，又说他在拍一部有关纳粹大屠杀的电影，德国人资助的，还说他在那又结婚了，哦……”

达芙娜摘下墨镜，注视着我，眼睛湿润了。“我看起来肯定像个疯子。”她说。

我想到自己，想到妻子下周带孩子要离开，想到我这辈子做过的种种事情，不，你不像，我摇摇头。忽然，我忘记了想要从她那得到的东西，记不得该朝什么方向引导谈话，她也陷

① 公义（Tzadik），正统犹太教所重视的品质，意味公平、正直。

“你们是怎么相遇的？”我问。

“你是不是把我们所有的谈话都录了音？”她轻声问道，俯身靠向我。有一瞬间，她的秀发轻轻撩拨着我的脸颊。

“别提这个。”我求她。

“70年代晚期，他总是在这儿出现，”达芙娜说，“我甚至想不起来他怎么来这儿的，他是那群人中的一员，是唯一一个我们所知道的不是拾垃圾的或者特勤处的阿拉伯人。有好多次他就住在我们的房子里，都是在阿维塔勒离家以后，他还帮我照看过尤塔姆。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我尤其难过。你能告诉我你想从他身上得到些什么吗？他已经濒临死亡，能怎么帮你呢？”

咖啡馆里，有人透过窗户盯着我们看。他慢慢地喝着啤酒，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你认识那个人吗？”

“是的，”她答道，我们两人顿时感到极不自在，似乎周围的空气热得灼人，“在这里，差不多所有人我都认识，我就出生在这儿。这就是我生活的街区啊，我几乎从未离开过，就在这经历了生命的每个阶段。”

那人终于转过头去不再盯视。下次绝不能在公开暴露的场合见面。我示意结账。

“我想要帮助他，请相信我。”我说。

“毫无前兆，要我怎么相信，难道这个阿拉伯人比其他

我最后还是去见了心理咨询师。“如果你不去，他们就让你永远也回不到审讯室。”赫姆说。

咨询师接待了我，他高大健壮，头发灰白，脚穿凉鞋。他的诊所位于谢法伊姆^①的基布兹。室外的草地上微风浮动，尽显午后的宁静，孩子们的嬉闹声从远处飘来。明媚的阳光穿透繁茂的树梢，投下斑驳的影子。我其实更愿意向一个女人倾吐心事。没有更多的开场白，他语气温和地请我谈谈工作、压力、发生的事情。我尽可能准确地描述给他听。

“你感觉如何？”他问。

我想起那个胖犯人窒息时最后挣扎的样子，他知道自己命不久矣，还有我对他绝不开口的敬意。“我没因为他而气恼愤

^① 谢法伊姆 (Shefayim)，位于特拉维夫以南 20 千米的地区，自然环境优美，东临通往特拉维夫的高速公路，西侧靠近地中海。

他们可是听说过我们无法采用的种种折磨人的方法。所以，你就得时不时地做点出格的事，比如说残忍，然后消息就传开了。第二个家伙，我没觉得是个问题，头发油渍麻花的皮条客，就是被我打掉牙的那个犯人。对他，我说不上有任何敬意。因为像他那样的人本来就是废物。但是第一个，那个胖子，他意志坚强，不在乎死活。他不会屈服投降，知道必须争取时间，再多几个小时，他弟弟就可以引爆自己。他想陪着弟弟死，像他们这样的人才是人们竞相仿效的楷模。”

我就像这样说了很久，一刻不停，信口开河，有时我甚至忘了治疗专家也坐在这儿。他一言不发，记着笔记。能坐在他这里把心里的话向外倒倒，真是很不错啊。

当我终于无话可说时，他只提了一个问题：“你还想继续干吗？”

哈，不用着卖关子了吗？我还以为他们想要倾听，想要给我心理辅导，但是突然间，他换了阵营，到他们那边去了。我所说的话全部会被汇报给他们，当然在这儿也没有例外。

“他们不想让我干了？”我问。

“你想要什么？”他反问我。他的问题没有答案，不像我们问的话，要求地点、日期、姓名。

“我希望他们别杀我们。”我说。

“你呢，你想活着吗？”

来，虚弱地躺倒在床上，就好像战败的斗士卑躬屈膝地发出投降的信号。我拉上枪栓，用枪托砸他的脸，直到他现出痛楚之色才又把枪放入皮套。

“我在这儿唯一的原因是你的母亲，”我说，“下一次我会立即开枪打你。现在，我要搜查这地方，把毒品全翻出来。”他像个孩子似的哼唧着求我不要碰任何东西，但是我已经开始翻抽屉，掀床垫，查看书堆后面。我警告他待着别动。从书堆后面我翻出至少三个小塑料袋，都塞满了粉末和药丸。接着我进到狭小的卫生间，又缴获不少利他林^①药瓶和一些安定类药品——被他放得到处都是，出于好奇，我扫了眼服用说明书——然后下到一楼，在那儿也发现了几样东西。

“快，起来跟我走。”我说，揪着脖颈把他拎了起来。他只穿着内裤，我命令他穿点衣服，随后拉着他的手走到海边。漫长的一日即将结束，海滩上零星地停着几辆车，孩子们准是坐在后座上，累得不行；父母们盯着我俩看，可能以为我们是疯狂的同性伴侣——我和吸毒小男友。事事昭然若揭啊。

我提前在海边举行了新年的他施匿仪式^②，把罪孽抛向大

① 利他林 (Ritalin)，药品商标，此处指盐酸哌醋甲酯，一种中枢兴奋药。

② 他施匿仪式 (Tashlikh)，指犹太新年祈祷过后，人们去海边、河边等有水之地，举行赎罪仪式，诵读《弥迦书》(Micah) 7 章 19 节：“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表示抛弃罪孽。

把手放在我头上，而我则期待他请求我的原谅。父亲，一直以来您在哪里？您在哪里啊？他听不懂我的话。我还试图跟他讲讲尼采呢。他留下来的书我全都读过，为的是能给他留个好印象，引起他的注意。可他坐在那儿，淌着口水；眼前的这个男人已经被彻底摧毁。我飞也似的逃离了那儿……”尤塔姆瘫倒在沙滩上，身体哆嗦着，开始剧烈地颤抖。

我马上跑过去，手摸到他衬衫，发现他全身被汗水浸透，衣服也被海浪的飞沫溅湿了。他眼睛紧闭，身上滴着水，似乎也在滴落着他的所有，他像水母一样渐渐溶化在沙滩上。

“那个努克·阿扎里亚是怎么回事？”我问，“你是怎么跟他有牵连的？”

“你到底是谁？”他无力的低语被海浪的声音淹没。“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

他被枷锁紧紧地缚着，甚至比地牢的犯人还要难以喘息。犯人们的头脑里至少还有支撑他们的东西：希望、孩子、复仇的欲望。然而他，自出生的那一刻起，头脑就带上了镣铐，不断挤压着内心，扭曲了一切……

“比如说，”他迟疑地开口说道，却咳了起来，我帮他脱掉湿透的衬衫。“比如说有个住在纽约的人，梦想干点什么。

住。河边的川普大厦^①。他给你钥匙，接着其中一个墨西哥女郎坐着他付过钱的出租车和你一道去。终于，你开始觉得自己活得像个人了，觉得有值得用电影记录的经历了，而且你是在美国。美国啊！你在品味美国的美好生活。那可是美妙绝伦的公寓房，纽约风光尽收眼底；门卫跟你问好，没有什么顺心遂意的事儿，你乐得头发晕。而他又把你从未尝过的美味放进你的口袋，那东西刚从哥伦比亚^②的佩德罗庄园运过来……”

“你所说的那个人就是阿扎里亚？”我问。

高涨的潮水把细碎的浪花推到岸边，打湿了他脚下的沙子。我向后拽了拽他，他轻得像个孩子。尤塔姆点点头答道：“是的，是我遇到的最慷慨的人，他从没跟我提过我伊格纳兹，也没看过他的电影，没读过我母亲的书。说他从戈兰尼旅退役，来自南部的一个村子，后来到纽约，遇到一些人，并开始做生意。哦，这儿越来越冷了……”

我脱下衬衫盖在他身上，自己穿着短袖汗衫。

“而且，他为我高兴。我告诉他想拍摄的影片，他说会给

① 川普大厦 (Trump Building)，于1930年建成，当时为曼哈顿银行大厦 (Bank of Manhattan Trust Building)，位于华尔街40号，建筑工程只用了11个月。1995年，被川普集团 (The Trump Organization) 收购，更名为川普大厦，现为豪华商住公寓。

② 哥伦比亚 (Colombia)，南美洲西北端的一个国家，有些庄园为生产毒品的据点。

他仰视着我，发电厂的火光映出他脸部精致的线条。我本来可以抱抱他，我也应该踢他的脸教训他，但我转身离去，不顾鞋还留在沙滩上。